

獵

●張寧靜／著

聯合文叢 022

獵

作 者 / 張寧靜
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

電 話 / 7666759 · 7631000轉672
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刷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理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 / (02) 6425518

出版日期 / 78年6月30日 初版

定 價 / 12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》

自序

這本書收集了我的八個短篇，它們創作的年代，自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八，前後六年，是我旅居國外十幾年中最快樂也最值得向自己繳卷的作品。

在這八篇小說中，不論在結冰的湖泊之傍，或是大雪覆蓋的極地，我都看到獵人以及他的獵物，不管牠們怎麼掙扎，獵物不是逃走了，就是被殺了，而獵人們顯露了他的靜、定、智慧與狡詐，不知怎麼，他與他的獵物之間，好像有幾分神似，但只有一篇叫我考慮來又考慮去的，那是〈非法移民〉，發生在人跡罕至的地方是一種打獵的方式，但在都會裡呢？人是不是可以獵人？而不幸的是，在都市中，確有打獵的行為，誰是獵人？誰是獵物？那倒要好好想一想了。

為了這個理由，我決定將〈非法移民〉列入，並且成為重要的一章。

我有許多強烈的話，要透過這本書說出來，但當這本書即將付印的時候，我的話又說不出來了，燃燒在我心中的，只是很深的感嘆與懷念，以及，一點點的……。

感謝聯合文學將它出版，它完成了我想說而說不出的心願。

張寧靜 河北饒陽人，民國廿五年（一九三六）生。主修西洋文學，大學畢業赴美留學，學業完成後業商。性酷旅行，足跡遍天下，目前定居巴黎。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，洪建全兒童文學獎，並以《金色黎明》獲新聞局金鼎獎著作獎。曾出版《沿著雪山行》、《愛在塞納河》等書。作者用陽剛之筆寫下這本令人驚心動魄的戶外小說，加拿大北方雪原的狼嘯，熱帶非洲和金錢豹一般敏捷而華麗的女人，森林裡充滿人性的狐王與獵人，自然的神奇，人性的糾纏，構成本書動人心魄的場景。

獵

◎張寧靜 / 著

聯合文叢022
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
目次

101	79	57	37	27	1	
● 非法移民	● 海豹之獵	● 狐	● 鱒	● 豹	● 狼	● 自序

狼

還是十月初，就已經下過幾次雪了，天氣那麼快冷了，連寒暑表都措手不及呢。

從我的窗子望出去，加拿大育空省的大凍原，像一張白紙那麼展開著，沒有山、沒有河流、沒有起伏的地勢，全是平平坦坦的，現今被雪一蓋，就成了一個只有白沒有其他顏色的大雪場了，大凍原上連植物也不見，成了大雪原。

那些雪，白得像最純淨的玉，耀眼得又像最好的鑽，但對老獵人來說，這又是狩獵灰狼的最佳季節了，因為，雪地上出現了斑斑的狼的足跡。

老獵人知道，怎樣循著足跡找到狼，又怎樣展開與狼的鬥智，所以，對寒暑表上的天氣，完全沒有放在心裡，他們知道，雪愈厚的地方，狼也愈容易就範，所以，那些雪毋寧是他們等待的。

「說說看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史班克突然指著林凡的鼻子問。

我老是不喜歡史班克那種問人的姿態，他若不是出人不意的，就是老氣橫秋的，好像我們這些毛頭小伙子活該受他的氣一樣。當然，我對他那麼反感，還有一項別的原因，因為，他的法語老是說得跟英語一樣，但卻偏偏又愛賣弄他的法語，就好像唱京戲的忽然改唱起黃梅調來，不荒唐走板又怎麼成？所以，每當他說法語的時候，都害我疙疸疙瘩的起一身雞皮。

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」我聽見林凡囁囁的說。

大概林凡從沒有想到這個問題吧？或者，他從沒有想到史班克會那麼問他吧？更或者，他早已被史班克的淫威懾住了，因為，他總是那麼大聲呼喝的，因為，他既是我們的教練、嚮導、團長，而且，還是決定我們命運的人——是否准我們隨隊狩獵——他大權獨攬，在這冰天雪地中，他勝過任何一個獨裁的君王。

「因為……因為……我喜歡狼！」林凡終於想到他的答案了，囁囁的聲音，好像落雪的聲音也可以把他的聲音遮蓋住。

「哈！」全屋子的人都笑出來了，包括史班克，也包括我。

「你們笑什麼？」林凡似乎有點火了，他從那有暖氣的屋子裡站了起來：「難道你們不喜歡狼嗎？難道你們不是為了狼才來的？」

「哈！」屋子裡的人更笑了，這一次，笑得似乎比上一次還大聲，暖氣壁爐裡的火噼噼啪啪的響，笑得松枝 在火裡跳躍起來。

我沒有想到林凡會生氣，我們的笑是沒有意義的，不過，這一次我卻不敢笑了，因為，林凡真的生起氣來也是不好惹的，這一點，我是太了解了。

史班克也不笑了，大概他已覺出了林凡的怒氣。

史班克望望林凡，又望望我，好像我們兩人身上有什麼特別，他望了一會兒之後，他就逕顧自己似的踱起方步來，好像屋子中間有個圓圈，而他就圍著那個圓圈踱方步，他一邊踱著，一邊還低著頭，不知道他在想什麼。

我們這間屋子，很大，給二、三十個人居住，還有足夠的空間給他踱方步，因為這間屋子原來是兵營，現在廢棄了，後來轉交給育空省狩獵俱樂部，我們到這裡來，就是接受狩獵的訓練和知識，準備在大凍原上一顯身手，但沒有想到大凍原那麼荒涼，在我們營地的四週，幾乎看不見什麼，人就更不用說了，唯一能夠安慰我們的，就是不時的在雪地上見到狼的足跡。史班克仍在屋子裡打著圈圈的踱方步，他的手指頭上吊著一個小小的鑰匙環，鑰匙環被他有意的轉來轉去，在他的手指頭上打著圈圈，就像他的腳步一樣；而且，他的臉緊繃著，眼睛似有意又似無意的盯在鑰匙環上，看來很猙獰，但爍爍閃光的雙眼，看得出他的慧點，他的臉有點像狼，而慧點更似狼。

「那麼，你呢？」史班克的步子突然停下來，突然指著我問，就像他突然指著林凡一模一樣。我絕沒有想到他還會來這一套，他戲弄過林凡之後，我猜想他罷手了，但他卻沒有；哦，我也太大了，我早該料到他的，當他在踱方步之前，那麼凝視林凡和我的時候，我就該有這種警覺心了，但我竟疏忽了；我當然知道史班克為什麼愛找我們兩人的麻煩，因為，在今天這個狩獵隊裡，除了我跟林凡是黃皮膚的人外，其他的十二個，全是白皮膚的人，我們兩個跟他們有顯著的不同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我幾乎跳了起來，我太意外了，被史班克那麼一問，太意外了，意外加上對他原來就有的畏懼，使我一時之間不知他在問些什麼：「……我？我怎麼了？……」

「哈！」所有的人都笑了，我的表現，大概太差勁了，大概比林凡還差吧？所以惹來的笑聲那麼大，連我自己都臉紅。

「說說看，你來這裡的目的是什麼？」這一次，史班克倒是不再帶著那種威懾的聲音，不過，我仍覺得他的聲音不是從喉管裡說出來的，而是擠出來的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我一時倒也說不上來，來這裡可是經過仔細計畫的，也是多年盤算的，不過，真要用一句話說清楚，還真沒那麼簡單，可是，林凡拙劣的回答，已使他們笑成那個樣子，我決定還是不答的好；不答，起碼不會惹笑，但不答就可能惹惱史班克了，那是我不希望的，何況，史班克正如狼一樣，也要從我的話裡找出什麼詞兒來挖苦一番呢？我既不願掉進他張網等待的陷阱裡，又不願冒惹他生氣的險，權衡得失，於是，我靈機一動，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？所以，我改變了口氣，以不疾不徐，且也故意操著變調了的法語說：「團長，跟你一樣！」

「跟我一樣？」這一次輪到史班克意外了。大概史班克從沒有想到他的問題會得到一個那麼不著邊際的回答吧？他的心一定受了一震，緊繃住的臉，就更繃住了，同時，手上的鑰匙環和腳下的方步，都停了下來，他望著我：「嘿、嘿，小伙子，你的回答倒妙透了，那麼你知道，我為什麼到這個鬼地方來的嗎？你可是自找苦吃啊！」

這一次，沒有人再笑了，就連我跟林凡也笑不出來，因為，想到往後不知還有什麼苦日子，

就笑不出來了。

我們真的是抱著吃苦的心來的，我們明知加拿大育空省的大凍原不是一個好地方，我們竟然還挑戰，不抱著吃苦的心怎成？何況，在這大凍原上，還有神出鬼沒的狼？而我們對狼卻知道得非常的少。

自從跟林凡認識以後，好像就是一長串苦日子的開始，那時候，他喜歡爬山，我也喜歡爬山，台灣的一些大小山巒，都被我們爬遍了，其中有幾次幾乎發生了山難，也有過斷炊的時候，可說吃盡了苦頭，沒想到我們來到歐洲留學之後，他喜歡狩獵，我也愛上了狩獵，我們盡量節省，幾乎把打工賺來的錢，都用在狩獵上了，我們曾一同在阿爾卑斯釣鱒魚、在底利牛斯山捕捉候鳥、在挪威結冰的湖面釣梭子魚、在大雪紛飛的瑞典，我們捕捉野生的馴鹿……我們幾乎走過了所有的山林沼澤莽原荒涼的地方，所為的就是吃苦，那種吃苦似乎也是我們的樂趣。

「起來！」我記得那天早晨他是那麼叫醒我的。

「什麼事？」我揉著惺忪的眼睛，因為，打了一夜的工，我的眼睛太累了。

「狼！」他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狼啊！」他說。

「沒有興趣。」我說：「別擾我睡覺。」

「不行，你非起來不可！」他說：「你得看看廣告。」林凡興奮得幾乎有點瘋了，他把我

的整條被子都掀了起來，硬逼我非起身不成。

「好吧！」我揉著眼說：「說說看，狼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加拿大！」

「我不去！」我說著又想睡去，還補了一句：「那麼遠！」

當時我們都在歐洲讀書，我卻沒有想過要去美洲狩獵，歐洲已經夠大了，足夠我們狩獵了。

「不去不行！」林凡說：「我已替你報名了，你現在只需研究簡章上的各項規定。」

「好呀！你倒『先斬後奏』。」我一骨碌的起身。

原來，獵狼的計畫是他多年的心願，他只是沒有告訴我罷了，但我卻從來沒有想到他非但要獵狼，而且，還選上了加拿大的育空省，那是一個冰天雪地的地方，千里沒有人煙，我們一定要吃我們從未想到的苦了。

史班克看見我緊閉著嘴，知道我不想再說話了，於是，他倒不再威懾的望著我，他轉過身去，把臉朝著我們這一大夥人，這才又繃緊了臉，如狼似的狡黠佈在臉上，繼續用他那威懾而又帶著幾分走腔的法語說：

「說說看，你們之中，有誰見過狼的？」

十二個團員之中，有四個舉手。

「你！肯恩，」史班克隨便挑了其中一個說：「說說看，你所見到的狼，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沒有什麼好說的。」那個名字叫做肯恩的人說，他的一隻手抓著一支長鎗，另一隻手扶了一扶他的帽子——我猜，他一定是美國南方人，在屋子裡也喜歡戴帽子——意氣風發的說：

「就跟我家的狼狗一模一樣，嘴巴尖尖，尾巴長長，四足有力善跑。」

「不對。」另一個人沒待吩咐，就搶著說了：「狼比狼狗大一點，比狼狗凶狠，也比狼狗狡詐。」

「對！」沒料到史班克插嘴了。史班克說：「要注意的就是狼的凶狠和狡詐，牠不同於一般動物！」史班克一定特別得意，因為，他已指出狼的特性了，他用力的在自己的大腿上一拍，以便激賞那句話，但他一定拍得太猛了，他忘了他的手指頭上還有鑰匙環，而那環還在手指頭上轉呀轉的，現在被他那麼一拍，鑰匙環差一點兒飛了出去，若不是他抓得快，可能就找不回來了，這是一次很大的失誤，他不禁自己笑了。

「狼還有些什麼特徵呢？」史班克又問。

「還可以忍受飢餓，三五天不進食也不關緊要。」另一個說。

「對，詹姆，你說的很對。」史班克說：「但你要記住，狼也會因飢餓而瘋狂，那是很危險的。」

「還有誰可以補充一點意見？」史班克又問。

「請問團長，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出發呢？」沒想到有人冒出那麼一句話來，大家都朝向他看，他是一向都不愛說話的「希望」，因為，他的名字叫Hope，我們就那麼叫他了。

「看來諸事齊備，我們明天出發吧。」史班克說。

「你聽到了嗎？咱們明天就出發了。」我悄悄的對林凡說，林凡正在擦鎗管，我知道，他等待那個日子已經很久了，但他嘴上卻什麼也沒有說。

育空，這一個跟阿拉斯加接壤的大凍原，好像沒有邊際，因為，眼睛所能望到的地方，都是白的，都是雪，真的是千里一色，而且，它平坦，它是一張大白紙，沒有人用過的大白紙，好像除了我們外，就沒有別人了。

狼也不多，就連牠的足印，也很難看見。

跋涉了兩天，狼影依然不見，而雪的世界好像更大了，更白了，也更沒有止境了，我們大概是走不盡的。

「看來狡詐的狼躲起來了。」林凡說。

為了這一次遠赴加拿大，林凡是下過工夫的，他幾乎翻盡了有關狼的書籍，倒是不怎麼熱中，我還是比较喜歡野兔和山雉，若不是他那麼堅持，我想，我是不可能到這大凍原上來的，畢竟大凍原太荒涼了，歐洲還是一個比較溫暖的地方。

當然，失望的不是我們兩個人，所有的十二個人，都一起失望，因為，我們吃苦受罪的背著鎗到大凍原上來，目的就是狼，假如狼不出現，我們所吃的苦都白吃了，不過，其中最失望的大概還是那個美國南方佬，他不管在什麼地方都得戴著帽子，他焦躁的問我們的團長。

「史班克，我們的狼呢？」

史班克緊繃著臉，不知天氣太冷了呢還是史班克天生的就是那個樣子，他掙掙的臉，在這時看起來，更像一隻狼。

「快了！」史班克說。

史班克說了這兩個字，就走開了，他獨自離隊走到前面二十多公尺的地方，在那裡尋尋看

看，因為，那裡的雪地上出現了一行兩行的足跡，可能是狼留下來的。

我不知道大凍原上的雪有多厚，只見史班克的一隻腳踩了進去，雪已深過膝踝，他的另一隻腳又踩了進去，雪又深過膝踝了，然後，他拔起了另一隻，踩下去，拔起了這隻，踩下去……他走得很慢，在那麼深的雪上，每拔起一隻腳，就像拔起一株樹，他能快得起來呢？不過，這樣的步伐實在像韻律體操，看起來那麼詩意。

為了安全，在紮營的時候，我們的帳篷分做兩列，這是史班克一再堅持的，因為他預防狼群的突襲。而每次紮營的時候，那個美國南方佬就在史班克的背後聳鼻子，因為他看不到狼，何來狼突襲呢？

「也許我們白來了！」林凡悄悄的對我說。

我們都希望狼快點出現，但兩天來，狼卻沒有出現，大凍原上冷冽的風，吹得我們的臉青一塊、紅一塊，再這樣吹下去，我們獵狼的熱情都會吹光的，畢竟一座溫暖的屋子，比冰天雪地的大凍原舒服多了。

「我們也許不該來的。」林凡說。

「怎麼？那麼快就改變心意了？」我說。

「不是！」林凡說：「我擔心我們，我們已愈來愈危險了，我感覺得出來，那是一種危險的信號。」

「可是，到現在為止，我們連一隻狼都沒有看見啊！」我大聲的說。

「信不信由你！」林凡說：「我覺得已經有好幾千隻狼看見我們了。」

「那只是你的感覺罷了！」我說：「我倒希望見識見識。」我摸摸我的雙管來福鎗：「它也想見識見識。」

林凡笑了，但他很快的又不笑了，他說：「你可要小心一點兒，通常我們打獵，只見獵物跑，我們追，但狼不同，狼……」

「誰還在大聲說話？」突然，史班克的聲音傳了進來：「留點精神預備明天上路吧！」

林凡和我都學著美國南方佬的樣子，對他背後聳鼻，好在這是在黑夜裡，不虞他看見。

「睡吧。」林凡說：「我們明天還有長路呢！」林凡說著說著，倒一反身的睡去了。

大凍原上的黑夜，來的特別早，而且，也特別快，但也跟一般的黑夜有很大的不同，天上的星光冷冽而明亮，看起來特別動人；地上的雪，借著月光，也是冷冽而明亮；看起來也是很動人，而且，雪借著星光月光燦燦的反射著光，百公尺外的景物也似朦朧可見，在動人裡又有一種淒涼寒冷，大凍原似乎更大也更冷了。

大凍原也是萬籟俱寂的，除了我們低微的鼾聲外，聽不到任何別的聲音，大凍原寂靜得好像連呼吸都停止了，像死亡的墓場一樣。

林凡睡去之後，我怎麼也睡不著，看著這寂靜荒涼的原野，我也開始有點後悔起來，真不知道為什麼要到這大凍原上來，不然的話，此刻我或正在阿爾卑斯山麓，像去年一樣，正享受山雉的味道……哦！想到那滋味我就更睡不着了，我的眼睛睜得大大的、大大的。

帳篷外，是攝氏零下十度，是酷月、是安靜又美麗的荒原、是看得清楚又看不清楚的黑夜，像層薄紗包著的人，是神秘！

我再看，不對，前面有一個影子，似在動。

他是誰？他在做什麼？他為什麼在雪裡？我想。他背著我，我看不到他的臉，他只是一個朦朧的影子，他又不動了，很像一個雪做的人；他是雪人嗎？誰會在這種地方堆雪人？看起來那麼奇怪，想起來也那麼奇怪，於是，我向他走過去，手裡的來福鎗握得緊緊的。

雪很厚，我每走一步，就聽見「吱吱」的聲音，那聲音在這寂靜得近似死亡的大凍原上，聽起來卻是那麼巨大，好像是驚天動地的，所以，那個人很快的就發現我了，他回過頭來凝望著我。

「史班克！」我驚奇的叫了起來：「怎麼是你？」

史班克大概也很吃驚，他絕沒有想到我會出現，更沒有想到我會叫出聲來，只聽見史班克大叫一聲：「仆下」緊接著就是「嘭」的一鎗，我還沒有弄清楚什麼事時，史班克已把明晃晃的匕首握在手裡，鎗已掉到雪上來不及撿了。因為，我看見一個黑大的影子向他撲過去，他已跟那黑影糾結成一團。

「狼！」我突然叫了出來。

我不知道這隻狼什麼時候貼近我們身邊的，我簡直沒有看見牠的影子，也沒有聽見牠的嗥叫，當牠撲上來時，牠已跟史班克糾成一團了，史班克跟牠絞打在一起，我端著鎗，卻沒有機會對牠發射。

人與狼打鬥的聲音振動大凍原了，所有帳篷裡的人都出來了，當我再看見時，狼已聲嘶力竭的躺在雪上，身上有什麼流出來，黑夜裡，我看不清那是什麼，只覺得染得雪也黑了一大片。